



全球法轮功学员恭祝创始人过年好

二零一零年二月过年之际，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特别是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以及普通民众，纷纷通过明慧网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问候庚寅年新年快乐。包括来自公检法、军队、政府部门、高校、教育界、知识份子等各界法轮功学员，突破网络封锁，传送上万份充满敬意的精美贺词、贺卡、闪画等表达对师父的思念和感恩。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包括五套功法动作。学炼者普遍身强体健、道德提升。法轮功自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在中国长春传出后，在中国大陆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

式迅速吸引了从政府高官到普通民众的各阶层人士。目前法轮功已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超过一亿人修炼。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

一九九九年七月，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流氓集团出于自私和嫉妒，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据明慧网统计，目前已有至少335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数十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惨遭酷刑折磨。更有甚者，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牟取暴利，犯下人类历史上最惨烈、最邪恶的罪行。

法轮功学员表示，邪不胜正。在



十年坚持不懈地讲真相中，正信愈发坚定，支持法轮功的政府和民众也越来越多。◇

台湾旅游景点 真相触动大陆游客

（明慧记者郑语焉台湾台北采访报导）北台湾著名地标“台北一零一大楼”对面的人行道边沿，醒目的横幅：“阿根廷法官裁决逮捕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罗干”、“西班牙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刑事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触动着熙来攘往的人们，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观光客。

有的游客特地趋前向法轮功学员询问事件因由，有的侧耳倾听法轮功学员的讲述，并不时将眼光投向学员手上的真相照片。有人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无理感到不可思议，有人为中共加诸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甚至活体摘取器官牟利的行径感到万般不忍与义愤填膺，更多的是为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终于遭到起诉及通

缉而感欣慰，表示善恶到头终有报。

任教于台北某技术学院的法轮功学员宜文，固定每周两天的业余时间到一零一大楼景点参加讲清真相的活动。宜文表示，在真相面前，人心在觉醒，“前不久，一位中老年的先生跑来说：那些高干迫害法轮功的事情我都知道，他们说的那些都是假的，要诬蔑人家法轮功的，我都清楚得很。巴不得这些人早日被判刑。”

有一位小伙子，不停地询问许多问题，一直问到“天安门自焚案”。讲真相的学员点出了几个中共造假的证据：中共中央电视台关于自焚的录像中，王进东在天安门广场上自焚，全身烧着，但是最易燃的头发却仍然在头上；他的衣服被烧破，两腿间的塑料汽油瓶在大火中却不燃烧、不变形；警察在王进东身后拎着灭火毯等待，直到他对着镜头喊完话后才将毯子盖在他身上，这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小

女孩刘思影全身烧伤，医院竟然违反医疗常识地将她全身包裹得像粽子一样；气管被切开了还能底气十足地讲话、唱歌。这些闹剧破绽百出，西洋镜一捅就破。周边的观光客听着真相，神情也专注起来。

一天下午，几位大陆观光客站在楼前人行道公交车站牌下等游览车，看着对面阿根廷及西班牙起诉中共迫害元凶的横幅，一位年约五十多岁的先生对同伴说：“他们（指江泽民等元凶）是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所以才会被起诉和缉捕。”一位说：“原来法轮功特好看的，不过是炼功嘛，我看着挺好，干啥要阻止呢。”

一位带日本团的导游先生用流利的日语临场客串翻译，把游客的提问转问学员，将学员的回答向游客转述，说明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在这里，真相照片以及文字和横幅的内容都说些什么。这位导游向学员表示，经常有机会带大陆团，有时也带团到大陆去，接触大陆人士的机会很多，他经常对大陆民众说，在台湾和世界各地景点看到法轮功是很正常的事，既然难得出来一趟，就要多看多听这些在大陆看不到的景象、听不到的声音，才不枉出国旅游一趟。◇



曝光大连市教养院恶警恶行

【明慧网】(明慧通讯员辽宁报道)大连教养院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一些管教听命中共,执法犯法,手段残忍,毫无人性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现将他们曝光如下:

1、**董阁奇**,大连教养院二大队(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队)大队长,所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情都是董阁奇策划、实施的。他一边行恶,一边又在世人面前装好人,他对其他队长及犯人说是何旭东(副大队长)所为,把罪行推到别人身上。他最怕他的罪恶被世人知道,怕上网曝光后影响他的女儿董洁出国,总是换手机号码。

董阁奇为了敛财并实施迫害,收普犯朱树侠的钱,让其当班长迫害法轮功学员。

从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一日开始,大连教养院隔离法轮功学员,一人一屋,每屋里派两名普教监控,强制穿号衣、戴号牌。法轮功学员史红波拒绝穿号衣。六月二十二日下午一点多,董阁奇带领七个中小队长:李茂江、王化金、周厚明、张峰、刘征、王兴路和孙涛,把史红波叫出去,逼史红波穿号衣、戴号牌,被史红波严词拒绝。管教们一起将史红波摁倒在床上,强行给他穿号衣、戴号牌,并非法加刑期十五天。管教用布带、胶带将史红波绑成“大”字型固定在床上,头上戴拳击帽,不能动弹。周厚明用电棍电史红波的后脖子。

晚上,监控史红波的普教,看着丝毫不能动弹的史红波被迫害的太惨,于心不忍的给他适当松绑,把头盔卸下,拿枕头给史红波枕上。董阁奇知道后,说他照顾法轮功学员,要给这个普教加刑,普教据理力争,加刑的事才作罢。

六月二十六日,董阁奇叫人将史红波从床上解开,将其两手臂分别铐在两个大间隔的床边,呈飞机式,只有上厕所和吃饭的时候才让解开,其余时间都被铐着,由两个普教监控,不让史红波洗漱。六、七月的大热天,头在拳击帽中汗渍渍的。普教告

诉董阁奇:人都要臭了。董阁奇才让人打盆水给史红波擦身。

二零零九年九月末,大连教养院开始进一步迫害法轮功学员,为达到所谓的“转化”目的,将非法关押在大连教养院的法轮功学员龚旭东、史红波等三名法轮功学员秘密转移到本溪教养院继续迫害、强制洗脑。

2、**何旭东**,大连教养院二大队管教副大队长,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学员。此人自二零零零年大连教养院成立迫害法轮功学员大队后(当时为八大队),曾任“转化班”中队长,二零零三年任生产副大队长。

何旭东当生产大队长有七年的时间,强迫法轮功学员干活,加班、加点、加量是教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常用手段。当时法轮功学员被强迫搓二极管、捡牙签和牙签原始料“大棒”。教养院为了最大限度的榨取法轮功学员,经常让法轮功学员加班加量干苦役。有时屋里堆满了料,他就挑拨非法看押法轮功学员的普教迫害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的活干不完,他就叫全大队的普教都加班,延长工作时间,用以煽动普教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

法轮功学员在大连教养院非法关押期间,几乎没有节假日。大连教养院管教大队长,有法轮功学员衣柜的钥匙,随时随地私自乱翻法轮功学员衣物。贺旭东及彭达华、李茂江私自乱翻张连文、李广和、杨吉成等法轮功学员个人的柜子,撕破枕头寻找法轮大法书籍。贺旭东非常的阴险,他经常扒门缝偷听法轮功学员和普教的谈话,普教既怕他,又恨他。他强迫晚班监控法轮功学员的普教干活,干活的噪音干扰法轮功学员休息。

3、**姜通久**,大连教养院八大队(即现在的二大队)原教导员。是大连教养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策划者和元凶,明慧网上曾多次曝光他的恶行。大连教养院二零零零年成立迫害法轮功学员大队,据说就是由姜通久、李茂江、周厚明三人谋划的。

姜通久为人心狠手辣,人称其“红白两道都跨”,普教都怕他。姜任教导员期间,被非法关押在八大队的法轮功学员遭到的迫害最厉害,几乎没有节假日。只要姜通久值班,他从别的大队调料,不让法轮功学员休息。

4、**孙国仁**,二零零四年春接任姜通久,任大连教养院八大队(即现在的二大队)教导员,现已调离到警戒大队。此人打人非常的凶狠,经常打普教耳光,训话的声音非常的大,几乎就是喊话,满楼层都能听到。只要在八大队听到打人耳光的声音,八成是孙国仁干的。八大队挨他打的人非常多,没有一个普教敢还口的,他一边打人,还得叫普教立正站好。他打普教的目地很简单,一个是撒气,一个是制造恐怖气氛,叫普教迫害法轮功学员。八大队一个姓李的普教背地里讲:“孙教真黑,叫我们在社会上给他找黑社会的人帮忙。”只要孙国仁值班,普教都不敢大声喘气。表面上,看不到孙国仁打骂法轮功学员,但他查岗非常严,他指使着恶警、恶普教迫害法轮功学员。

5、**王世伟**,大连教养院二大队原管教副大队长。二零零四年上任前,曾到臭名昭著的沈阳市马三家教养院培训。回来后,他象中了邪一样,平时看他眼睛发直,面无表情,把他在马三家教养院学到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手段全用上了。

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有计划的强制性的“转化”法轮功学员。一时间,大连教养院内处于红色恐怖中。被非法关押在二大队的法轮功学员,被一个个的拉出来,单独隔离关押在一个房间里,进行酷刑迫害。最常用的手段是:长期不让法轮功学员睡觉,一天、两天、三天、六天、九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不让人睡觉,只要你一闭眼睛,普教就打醒你。平时坐在马扎凳上,两手被拉成直线,铐在两边的铁床上,有的被吊在铁床上,电棍电击,打骂、恐吓、不让洗脸、不让刷牙、不让洗澡、一天二十四小时戴拳击帽、每顿饭半个馒头、半碗汤(汤里几乎没有几根菜)、四天一次大便。平时,一般都是早五点

起床，晚十一、二点睡觉，铐在铁床上十八个小时以上。

王世伟在任管教副大队长的五年内，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强制“转化”一直没断。小号内一直非法关押着坚定“真、善、忍”信仰，坚持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

6、**李茂江**，大连教养院二大队中队长。李茂江非常善于伪装自己，表面上看李茂江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动手打法轮功学员，但他经常当着法轮功学员的面撒谎。他中队被非法关押的每一位被强制隔离“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在他的预谋策划下，被他以“大队长找谈话”“教导员找谈话”等谎言骗出来，直接被他领到严管室，叫普教强行把法轮功学员两手拉直，分别铐在两边的铁床上，戴上拳击帽，一铐就是一个多月，甚至几个月，进行酷刑“转化”。有的六天、九天不让睡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精神都出现了幻觉。老年法轮功学员刘喜勇（音），当时六十四岁了，多次被他隔离，强制“转化”，从禁闭室严管出来后，身体遭到严重的迫害，视力降低，连字都看不见了。

二零零五年春，李茂江撕下了伪善的面纱，对一名刘姓法轮功学员和两名普教，打了十几个耳光，表现的歇斯底里，他专门往脸上打，非常凶狠。

二零零四年，李茂江在当中队长的同时，还负责对被关在严管室的法轮功学员的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巩发久被非法关押在严管室时，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坚持绝食反迫害，不配合强制“转化”。李茂江每天上午八点多领着一帮普教，强行给巩发久灌食，因强行灌食巩发久不知挨了多少打，给他强行灌食的都是二十多岁的普教，下手非常的狠毒。严管室的普教平时打法轮功学员，常用的是木方，用木方的四个楞角砍法轮功学员。他负责严管室后，法轮功学员由原来的一天一次大便，延至四天一次大便。这样一来，每顿饭半碗汤、半个馒头，法轮功学员也不敢都吃了，吃了不让排便，让你活受罪。到了第四天大便时，天亮普教就把

法轮功学员喊起来，让你在最短的时间排完便。本来间隔的时间就长，一紧张大便干燥排不出来，就延长至八天一次大便，有时便的是血，巩发久就是这样被迫害的便在衣裤内。李茂江就到中队管法轮功学员要衣服，并污蔑巩发久拉在裤子里了。

法轮功学员被在严管期间，管教不让洗脸、不让刮脸、不让理发、不让洗澡、不让与家人通信、不让换洗衣服，一天二十四小时戴着拳击帽（拳击帽不透风，夏天不戴帽子都出汗，戴上拳击帽，汗渍形成了厚厚的汗渍膏，黏黏的，能有半公分厚），身上都臭了，屋里空气污浊，普教就把门关上，把窗户打开冻法轮功学员。

7、**周厚明**，大连教养院二大队中队长，正营职转业军官。此人在“三·一九”（即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九日，大连教养院开始全面对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教养院内的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性“转化”，酷刑迫害。电棍等各种酷刑都用上了。当时的大连教养院内处于极度的红色恐怖之中，空气中弥漫着用电棍电击法轮功学员肉体时散发的焦糊味，经常能听到法轮功学员被恶警酷刑下的痛苦呻吟声。简称“三·一九”。）时曾动手迫害过法轮功学员。“三·一九”之后很长时间内，表面上看周厚明不打骂法轮功学员了，平时表现的很温和。法轮功学员经常找他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可周厚明从未听进去，有时甚至暴跳如雷。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出现病态反应时，他阴狠的叫法轮功学员写：“我不吃药的保证”，即使出现后果，他们也可推卸责任，以此达到其破坏大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目地。周厚明，自二零零零年成立迫害法轮功学员大队以来，一直参与迫害。董阁奇当大队长后，周厚明更是从后台跳到前台，整天手拎着电棍，紧随董阁奇身后，充当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打手。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下午1点多，周厚明凶相毕露，用电棍电击法轮功学员史红波的后脖子。

8、**王化金**，大连教养院二大队分队长。他一直在“转化班”当中

队长，后安平接替他。此人有双重身份，他即是教养院的管教；又是大连市“六一零”（中共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非法组织）成员。王化金主要负责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让那些“犹大”象苍蝇一样，用歪理邪说死缠硬魔法轮功学员“转化”。教养院为了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剥夺了法轮功学员的一切人身权利，强迫法轮功学员在严管室里吃、睡、大小便，叫二十多岁的年轻普教为法轮功学员打饭，倒屎倒尿。王化金曾当着普教的面污蔑法轮功学员说：“他们在家里，都不给父母倒屎倒尿，在这里给你们倒屎倒尿。”挑拨普教仇恨法轮功学员。当法轮功学员告诉他：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打饭，自己到卫生间，我们在家里就是这样生活的，是你们教养院剥夺了我们的人身自由，是你们教养院警察在违法犯罪时，他无言以对。王化金完全是为了利益昧着良心干着违法犯罪的事。

9、**彭大华**，大连教养院二大队警戒中队长。副营职转业军官。二大队的岗，及非法看押法轮功学员的普教都由彭大华负责安排。特别是被非法严管的法轮功学员的看押人员，都是他亲自安排。他参加了所有对被非法关押在二大队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此人经常拿着电棍查岗，普教都怕他，经常买烟下酒菜等物品贿赂他。用普教的话讲：给他送一两条烟，也就管一个月。还得送，要不他都不认你。

10、**袁玉**，大连教养院二大队分队长，三十多岁。此人平时练拳击，打人凶狠。他曾多次对法轮功学员下黑手。法轮功学员徐明海在管教办公室，就遭到袁玉和普教头子许辉的毒打。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二日，在队长袁玉的威逼迫害下，法轮功学员张连文昏迷晕倒在车间里。

11、**刘征**，大连教养院二大队队部警察。三十岁左右，小个子，二大队最年轻的管教。此人好勇斗狠，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五年，他一个飞脚将中队长李茂江的嘴踢破。管教之间也互相行恶，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就更是家常便饭。

12、**安平**，大连教养院二大队中队长，正连职转业军官。此人自己讲过：他非常仇恨法轮功。他以前在大连教养院四大队任中队长。他所在的中队就非法关押过法轮功学员。调入二大队后，他在“转化”班当中队长。他每天指使“犹大”象苍蝇一样，一天十几小时缠着法轮功学员，污蔑、谩骂，甚至动手打法轮功学员，助纣为虐。

13、**韩卫**，大连教养院二大队分队长。此人自称“第十五大队长”，全大队十五个警察，他是职务最低的，当官心切。他原来在教养院警戒大队站岗，此时的他四十了，未婚，他想往上爬。二零零四年春，教养院干部大调整，他看迫害法轮功大队有利可图，便调入八大队（即现在的二大队）。此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着法轮功学员的面，有说有笑，唠东扯西的。背地里，指使普教频繁的翻法轮功学员的床铺，查抄法轮大法经文，企图以此迫害法轮功学员，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自己养一台“别克”轿车，他在三中队当分队长时，曾赤裸裸的对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多干活，我奖金发的多，买油钱就有了。”

原来全世界只有中共在镇压法轮功

【明慧网】辽宁省某戒毒所所长，前段时间到香港考察，看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事实：在香港，法轮功学员传《九评共产党》（一本真实地揭露共产党邪恶本质的书）、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劝市民三退（退党团队）、炼功、游行等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受当地法律保护的。这位所长回来后把自己的香港见闻讲给同事听，他感慨地说：“原来（全世界）只有中共在镇压法轮功啊！”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在戒毒所内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有被中共政府欺骗的感觉，心里那种滋味真是难以言表。有一个警察气愤地说：“江泽民真坏！叫警察迫害法轮功，叫我们犯罪”她还说：“一开始，我们还以为中央镇压法轮功是对的，可后来大批的法轮功被抓进戒毒所，先后有1670人，一接触，发现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这名警察明白真相后，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多次保护法轮功学员。一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派出所后，她亲自给派出所所长打电话，当天晚上这名法轮功学员就被释放了。◇

在此奉劝大连教养院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们赶快觉醒。历史性的审判已经启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中旬西班牙国家法院就群体灭绝及酷刑等罪行传讯江泽民、罗干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阿根廷联邦法院刑事法庭的法官，认定江泽民和罗干因为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并发出了国际逮捕令。希望你们为自己，也为自己的亲人着想，赶快停止迫害，退出中共恶党组织，善待大法及大法弟子，将功补过，



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

【小资料】：江泽民 1999 年 7 月一手挑起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对法轮功学员实行“打死算自杀”的群体灭绝性迫害。对法轮功学员施以上百种酷刑。至今已知有 3366 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至 2010 年 3 月），还有无法统计的众多法轮功学员被秘密活体摘取器官。

还原“四·二五”历史真相

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震惊了全世界。



上访的起因是“天津事件”：当时何祚庥在《青少年科技博览》发表一篇诬蔑法轮功的文章，于是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自发陆续前往天津师范大学《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编辑部澄清事实。在出版社方面准备发声明更正之际，4月23日天津市突然出动防暴警察 300 多名，殴打并逮捕了 45 名法轮功学员。天津市政府对去请愿的法轮功学员说，镇压是北京的命令，并让他们去北京反映情况。

4月25日，法轮功学员们抱着对政府的信任、依据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到北京和平上访，希望释放天津学员，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当时朱镕基总理与法轮功学员代表进行了会谈，当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后，学员们于当晚平静的离开。他们井然有序、安静祥和，没有口号，没有标语，逾万名法轮功学员静静地来，静静地走，没有留下任何垃圾。

4·25 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在中国社会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理性，由此法轮功成为海外主流媒体关注的焦点，被推向了世界的舞台。然而这一切却让江泽民感到极为嫉妒和恐惧，认为法轮功是“和党争夺群众”，一意孤行推翻总理的开明决策，以“围攻中南海”为借口决意镇压法轮功。◇

